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乔力 主编

宋元明清短篇白话小说选 (上)

王定璋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北京京联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乔力 主编

宋元明清短篇白话小说选 (下)

王定璋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北京京联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总策划：马 奕

责任编辑：黄道京 李 玲 高子如

封面设计：石 洋

版式设计：叶凤岩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 诗经楚辞选
- 先秦文选
- 汉魏六朝诗选
- 汉魏六朝文选
- 汉魏六朝辞赋选
- 汉魏六朝小说选
- 唐宋诗选
- 唐宋词选
- 唐宋文选
- 唐宋小说选
- 元明清诗词选
- 元明清文选
- 元明清曲选（上、下）
- 元明清文言小说选
- 宋元明清短篇白话小说选（上、下）
- 三国演义（上、下）
- 水浒全传（上、下）
- 西游记（上、下）
- 儒林外史
- 红楼梦（上、下）
- 现代诗选
- 现代散文小品选
- 现代中短篇小说选
- 现代戏剧电影文学选
- 现代女性文学选
- 中国文学史（1~5册）

ISBN 7-80680-181-2



9 787806 801819 >



ISBN 7-80680-181-2/I · 100

定价：38.00元（上下册）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宋元明清短篇白话小说选

(上)

王定璋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宋元明清短篇白话小说选

(下)

王定璋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宋元明清短篇白话小说选 / 王定璋选注.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 乔力主编)

I. 宋... II. 王... III. ①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宋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元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明清时代 IV. I2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1426 号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宋元明清短篇白话小说选

王定璋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 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36 印张 727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80680-181-2 / I·100

定价: 38.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007)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顾 问	王运熙	邓绍基	吴宏一	陈华昌	杨雨前
	张 炯	傅璇琮			
主 编	乔 力				
副主编	邵 东	胡大雷	黄道京	葛承雍	

编纂委员会

丁少伦	马自力	马 奕	门 岗	方智范
王定璋	王英志	甘 英	刘文忠	刘庆云
刘怀荣	刘扬忠	刘明浩	刘峰焘	许 总
乔 力	池 倩	朱晓晨	杜贵晨	李 方
李少群	吴兆路	吴章贵	张玉璞	张亚新
张光芒	陈庆元	陈如江	陈洪宜	杨 明
杨 政	欧明俊	武卫华	施议对	周满江
周锡山	赵永纪	赵敏俐	胡大雷	荣 斌
洪本健	高 巍	聂言之	崔海正	桑林佳
徐其超	曹顺庆	章亚昕	黄道京	黄 霖
寇养厚	韩 毓	郭 丹	葛承雍	程郁缀
管土光				

总 序

乔 力

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会天然地形成一种非常优势,使得中国文学有可能在足够漫长的时间里创造出辉煌业绩,给人类文明留下极为丰厚的精神遗存,供我们民族永远怀想受用。不过,像许多事物都拥载着多元复杂属性一样,如果从对面角度来看的话,则又同时变作某种很沉重的承传负担。因为一旦面对这些山聚海积般浩繁汗漫的书册卷章,便立即涌生出接受的困难困惑:你到底应该读些什么?究竟怎样读?而实际上又能够读得了多少?——局限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制约,社会或个人都难以做到无论巨细差等,皆通体包纳,所以,就必然性地出现了如何选择乃至精选的问题,并进而牵涉到一系列的判断观念和运作标准。

新世纪伊始,直面自然人文等各学科门类的分工日趋专精细密、生活工作节奏紧张快捷、实用功利目强化而竞争异常激烈严峻的局面,现代中国早已疏离了古代农业社会那种伴青灯明月、细细把玩体味以穷年皓首的闲散心境与惟求任心适意、不需再计虑效果收益的淡泊无为态度。那么,已然产生凝定而属于历史的文学作品,怎样才能够跟随不断发展前进的时代步伐,仍成为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融入未来,并由民族走向世界,张扬它永恒的美?换言之,永远是人们感性的愉悦飞扬和理性上育导教化的绝不能被替代的必需。

缘于上述,我们方始编纂这套大型书库,指出了贯通古今、以时代纲领文体的结构框架和精选的、具载恒久垂范意义的“经典”式作品总汇——即通过纵向的历时性观览,从整体上展现自远古

洪荒的先民制作开端直至最较晚近的 1949 年以前的所有中国文学产生、发展、丰富、极盛而蜕变新生的流变轨迹与大略面貌。使人们在直觉审美感受的过程间,获取系统全面的中国文学知识,熟谙洞悉它的每个结构成分。另一方面,也借助横向共时性的断面取舍,使得相应的具体作品充分传现那些关于文学本体以及某一特定文体样式的美学特性和艺术精神;并因其创作巅峰的最绚丽景观所辉耀的最大可能性范型价值,或由一定的阶段空间所显示出的一定更代嬗变类型。要言之,它们既包容有当时的复杂社会现实的典型意蕴,同时又未曾丧失、消解掉充沛张扬的现代生命活力,乃是屡经时间长河的荡涤淘洗,以代积层累方式架构起巍峨的中国文学经典大厦。它千门万户、千姿百态,永远流闪着辉煌璀灿之光。

下面再就《中国文学经典书库》的诸有关事宜略为阐明:

——首先是读者定向。我们关注的是具备中等文化程度,乃至大学生、研究生、工作着的白领蓝领们与所有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最广泛的读书界朋友。衷心希望《中国文学经典书库》能成为你们的“精神家园”,为你们不断追求探索的焦灼心灵伸展开一片清新温馨的绿荫,吹进青春热情的气息。

——其次是编纂的框架构想和意图。这里自然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体部分。具体而言,每种精选本前皆首先设置“导论”,概述本文体于此书所界定之历史时段内的演进行程和重要业绩,并在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上,论析其表现特征、思想内涵及主流艺术精神;进一步阐述因整个文学现状与此特定文学样式自身运动规律所生成出现的创作流派、风格面貌。而以后的篇幅,则以选录的作家作品为单元。“作家简介”除却例行的生平行迹说明外,特别注重其文学活动及与文体相关的创作情形,目的在于强化“评论”色彩,由之使这种个案的微观烛照同“导论”的具体文体现象的中肯评析,以及《中国文学经典书库》收入的《中国文学

史》中的“总论”《中国文学流变概说》所作的宏观把握,形成为点、线、面纵横交织、互相呼应的框架结构模式。至于选录作品,首先认定的是审美价值——一种纯文学本体的意义,然后就艺术创造性来统领其他社会教化等内涵,求得两者的有机融合。其后的“品鉴”,则无论总瞰俯览、远察旁涉为印证而生发妙境,还是探幽抉微、精擘细辨以臻达澄彻洞明之胜地,抑或径从个别主旨、意趣、背景来进行阐释考订,均系视各自实情的需要落笔,并不强求规范一致。相反,我们倒是力求多角度、广视点的繁色纷采,精当出新。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除却主体的作品部分,还另有五种既断代又互为联续衔接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各自具载相对独立性,但整合总观之,则成为从先秦直及现代的通史。考虑到前面主体部分既有的“导论”、“品鉴”及此书中的《中国文学流变概说》,已经构成的交错呼应的网式框架所涉及过的内容,为了避免重复,同时也便于改变、拓展视野,故这部文学通史则侧重于对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上整体文学面貌的宏观把握,注重描述其行进过程中产生的艺术流派及创作风格、文学思潮、重大现象等,尽可能地弱化一般作家作品的具体剖析。当然,在总则方面遵循这种撰写精神的基础上,各断代文学史也有各自的特点,方式方法并不求整齐划一。

——另外,作为一部集体协力撰写完成的大型丛书,我们一直强调贯穿通体的连续谐调指向,故而与另一类的个体研究著作同样承载着严肃的责任感。应邀参加的多为学术造诣深厚精湛的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山东、广西、辽宁、山西、江苏、福建、湖南、四川、贵州等各地声誉卓著的高等学府和专业研究机构,其中有些熟识并在我主编的另一些丛书、书系里多次合作过,有的却是首次共事。但无论怎样,我们大家都抱有事业与友情并进的相同宗旨,愿意在有限的生命途程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留下一段美好愉快的记忆,以慰藉那本原性的苍凉。

上个世纪初,值当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五四”的一批知识精英以大智慧、大学识、大勇气,奋然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僵化、因循守旧陋习,引进西方近现代文明,倡扬“民主”“科学”精神,吹进来健康新鲜空气,以永远的青春和激情开启一代新风,让人们看到希望和未来——每想到这些,我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如今又值新世纪伊始,考量已往,眺望前途,将会作出什么样的思考呢?我想,是该出现文学文化大师、学术巨人的时候了。但现今触目所见,太多了些掂斤称两的匠人雕琢的小家子气。就一定意义而言,大师巨人的产生需要最广泛普遍的、适宜的文化基础与时代土壤,但适宜的基础、土壤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培植。那么,就让我们脚踏实地,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文化学术素质起始,作一些消除浮躁之气、纯净人们心灵、积累培植基础的工作吧!记得上世纪40年代初,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名人传·贝多芬传》的“译者序”说:“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该有更深刻的意。”我想,这是“五四”精神的延续和一种新的演绎。由是言之,除却工艺技能与客观科学知识的训练、学习外,文化文学素养的充益提高,对于“心灵”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同着新世纪的朝阳前行,是应该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这既是幸运,也更是历史的使命——《中国文学经典书库》便是最新一份工作成果,愿新世纪的人们喜欢它。

无庸烦言,限于学识和精力,诸多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这是对我们的关心与鼓励,铭感之情将永远在我们心中。

2004年春于北京旅舍

导 论

在我国丰富璀璨的文学遗产中,小说毫无疑问地是一株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中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作品异常丰富,思想蕴涵广博精深,情节离奇有趣,人物形象典型生动,艺术风貌异彩纷呈、民族风格极为鲜明独特,因而打动了无数的读者和研究者。

可是,由于受传统文化思想重实用,轻消闲;重功利,黜玄想,重教化,轻娱乐,重言志,轻抒情的价值观的影响,使得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休闲娱乐功效显著的小说长期以来受到冷遇、排斥和歧视。加之“小说”一词自《庄子》书中一出现,就为之作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性质的定位评价(当然,庄子所说的“小说”与后来的小说并非完全相同),于是,小说的“末技”、“小道”的称谓就象影之随形,长期困扰着小说的创作与发展。一些原本对小说创作兴趣浓厚的文人往往也只是人生奋斗之余才染翰“小道”;或者一些壮志难展,安邦定国襟抱不得实现的文人抱着“以存遣兴”的态度去进行小说创作的。像唐代大手笔的韩愈,因为写了一些轻松愉悦的小说笔记,还受到过责难,其余情况自然不难推想了。所以不少的小说作品要么略去作者不署,要么以一些难以查实的名号、书斋号之类为其搪塞。这实在与小说的文学地位和社会影响未被正确认知关系极大。这样的思想传统和价值取向不仅制约着小说的健康成长,也影响着后人对小说研究的深入,更使得不少的小说作品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自生自灭,任其零落散逸,因而出现了许多

作品湮没无考,或只存名目,不见作品的状况,这实在是小说的历史厄运。

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也是来源于生活,植根于劳动的。先民在劬劳困乏之余,唱些歌谣,叙点趣事,以消解疲劳,愉悦情志。所谓叙趣事就是先民劳动休息时的聊天,谈些异闻,讲一些传说,说一些故事。这应当说就是小说的最古老的源头了。可以肯定地说,当时的劳动者休息时的闲聊,绝对用不着文饰雕绘,更不用咬文嚼字,而是通过简洁明了,生动有趣的白话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过程变化,人物事件说清楚就达到了消闲娱乐的目的了。所以,这种口头上讲的故事,谈的逸闻,一定是用口语,是绝对的白话故事。因此,那种以为宋代以前只有文言小说的观点是不全面的。只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对社会下层人们以口语白话形式讲述的故事趣闻的歧视,没有将其搜集整理罢了。尽管如此,从留传至今的部份典籍里也还零星地记载着一些相关资料,它们自然没有如诗歌、文章,词赋那样地被系统整理记录,可是细加搜求,仍然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白说小说曲折的生长过程和缓慢而又漫长的递进步伐。

在早期典籍《周礼·春官宗伯》里。就有关于职掌乐器诵唱韵文,讲故事的“瞽矇”的记录。他们除了弹奏乐器之外,还要诵唱诗歌,讲一些故事(即所谓“导正事”)。后来的史料如《礼记》、《史记》、《汉书》等,又有倡优侏儒的活动著录,更有弄臣优人优孟、优旃、郭舍,以及东方朔、枚皋等人滑稽表演与幽默谈吐。他们的表演与讲说,既然能够达到愉悦人主,逗乐取笑的效果,则所讲的逸闻趣事必然具有故事性质和一定的形象意义,否则很难达到“善为言笑”的社会影响。这种情况演变到魏晋则有了长足的进步,贵为侯王的曹植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兼擅击剑跳丸,长于谈论俳优小说,且有数千言之多。其时的邯郸淳也以善谈笑著称。此外还有所谓“优人”,能于酒席之间,即兴捏合故事愉人(《三国志·吴质传》)。南北朝时期,例证更多,北魏的青州刺史侯文和,“尤善浅俗

委巷之语，至可玩笑”（《魏书·蒋少游传》）李若“性滑稽，善讽诵。数奉旨咏诗，并说外间世事可笑乐者”（《北史·李崇传》）……无不记录了那时以讲笑话，说故事娱乐，受欢迎的情形。而且他们所讲的故事都是发生在社会下层，流传于民间的可笑趣事，这证明没有被系统整理和搜集的白话故事，较之于保留在《山海经》、《穆天子传》、《庄子》、《列子》中的文言故事内容更为丰富，也更生动有趣，故事性更强得多！

隋唐时期，是中国小说臻于成熟的前奏，唐人传奇因是文人以文言形式写的小说，不必深论，就是唐代宫廷的“说话”，据郭湜《高力士外传》所载，已经赢得了皇帝的兴趣，至于活跃于民间的“说话”就更为普遍而丰富了，并且具有一定的规模。寺院里的“俗讲”，流传于民间的“话本”、“词文”、“讲经文”、“变文”、“俗赋”……都是体制颇大，故事性强，首尾完整，也不乏人物个性的白话小说雏型了。有鉴于此，我们决不能无视宋代话本小说问世之前流传于社会底层民间艺人口耳相受的白话故事的实际存在。既然宋代以前文言小说已经确立其文学地位与社会影响，与之相联系的白话小说也一定存在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文言小说，因此白话小说无论其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成就都不会比文言小说逊色，因而也就不能将宋代以前的白话小说视为全然空白，否则，宋代白话小说即话本小说是很难一下子就成熟定型，影响着后来小说创作的。

如果承认宋代以前有文言小说，就应当承认白话小说的地位，没有搜集保留白话小说并不等于没有出现过。当然，到了宋代，白话小说（话本）由于具备了相应的主客观条件，很快地步入正轨，进入了蓬勃的发展时期。这是因为宋代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所带来的城市经济的繁荣，商业活动在封建经济中比重的明显加大，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很快地迎来了白话小说发展的春天，白话小说呈现出思想内涵、艺术造诣的不断进步，创作数量的激增和从事话本小说专业队伍的涌现，使我国古代白话小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尽管那时的作品没有完整而妥善地留传下来,可是从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以及罗烨的《醉翁谈录》等书中便可获悉其时“说话”艺术的繁荣和“话本小说”创作的兴旺。到了明代,由文人创作的白话小说(短篇)“拟话本”更是空前的繁盛,这不仅产生了代表我国短篇白话小说最高成就的“三言”及“二拍”,并由此而引发了短篇白话小说的创作热潮,涌现出了以《西湖二集》、《石点头》、《十二笑》、《一片情》等短篇白话小说集。这股热潮势头强劲,一直延续至清代,次第刊行了《人中画》、《十二楼》、《无声戏》、《豆棚闲话》、《照世杯》等几十部短篇白话小说集子,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中国白话小说倘以宋人的标准来划分,可分为四类,那就是小说;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说参请;讲史书。如果以篇幅长短来审视,则又分为短篇白话小说和长篇白话小说两类。白话小说经历了宋以前以诉诸听觉为主的口耳相传阶段,宋元话本听觉和视觉兼顾的阶段,到明清时代基本上进入供人阅读的拟话本阶段,经历相当长时期的胎育酝酿,呱呱坠地,最后完全成熟,与此相应的是白话小说思想内涵的逐渐丰富,反映社会生活面的不断拓展,以及艺术形式的日臻完善。宋代以前的以供给说话人为底本的“话本”还是内容简赅,艺术粗糙,基本上谈不上什么描写和形象塑造,仅仅是向“说话”人提供一个故事轮廓与基本脉络的底本,像留存到今的几部极为有限的“话本”,《庐山远公话》、《韩擒虎画本》、《唐太宗入冥记》,以及词文中的《季布骂阵词文》、《苏武李陵执别词文》,变文中的《大目连冥间救母变文》、《舜子至孝变文》之类,可以视作以诉诸听觉为主的作品,但也可阅览,其基本功能是为说话人提供蓝本使用的。当然,宋以前的这些“话本”、“变文”也还具有较为完整的结构和一定的故事情节,间或还有一些环境描写与人物个性刻划。至于宋元话本,无论从思想蕴含和艺术造诣着眼,尽

管还有一些作品显得较为稚嫩和粗糙,但是故事结构已经很讲究精致紧凑,情节提炼与悬念冲突的安排也很具特色。人物形象、心理活动、环境渲染、语言锤炼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尽管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获悉当时“话本”繁荣的全貌,但是,仅从保留在《清平山堂话本》和《京本通俗小说》中的一些篇章,就可窥探出此中消息,像《京本通俗小说》中的《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错斩崔宁》等,无论以思想旨趣和艺术价值来评判,都是首尾完整,故事情节精彩,人物性格鲜明突出,语言生动流畅的佳作。不少作品被明人辑录,像冯梦龙的“三言”中,就对《碾玉观音》、《拗相公》、《错斩崔宁》等有所辑采,只对其做了一些更动和艺术加工,有的基本照录,像《碾玉观音》就收在《警世通言》中,只是重新拟了题目,即《崔待诏生死冤家》,文字上有些润饰。而《错斩崔宁》也被辑入《醒世恒言》,重新订的题目是《十五贯戏言成巧祸》,这样的例证还不少。由此可见,宋元话本小说确实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准。而《清平山堂话本》中被明人采辑收录的作品也很不少,诸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陈巡检梅岭失浑家》、《杨温拦路虎传》等等,未可缕指。要之,宋元话本小说已经是成熟的白话小说了,虽然它们还一身二任地担负着既供“说话人”作为底本的讲述功能,又可供人书面阅读的文学读物。这些话本小说当然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从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嬗变递进的痕迹,像破题的方式,行文中“话说”、“且听”之类的普遍存在,一些作品说唱风貌的浓重(如《快嘴李翠莲记》),韵文的大量运用……,但是,这些白话小说结构不仅完整,而且十分讲究艺术效果,故事情节也很离奇曲折,变化有致,人物个性十分突出,像《碾玉观音》中的秀秀。《快嘴李翠莲记》中的李翠莲,《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中的柳永,《简帖和尚》里的僧人……标志着宋元话本的完全成熟。

明清时代由文人创作整理的“拟话本”小说出现了新的繁荣,

这主要是明代社会中商业资本因素的不断增长,促进了城市经济的飞升。这主要体现在中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形成规模宏大,数量惊人的市民阶层。成分复杂的城市市民,他们一方面通过自己紧张繁忙的劳动去获取财富,盼望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发财致富,以改变自身的处境;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封建经济的解体。与此同时,是他们对物质利益的迫切追求和及时行乐物欲的渴望。因而,作为市民文学的白话小说在具备自身发展条件和市民阶层对它的文化需求的广阔市场刺激之下,出现了创作热潮。由冯梦龙创作整理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取得了“行世颇捷”的社会效应之后,凌蒙初紧步其后地刊行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广泛受到市民的青睐,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在不长的时间内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巨的“短篇白话小说热”。文人的创作与市民社会的兴奋点的契合,短篇白话小说热的崛起势头是十分壮观的。据不完全统计,短篇白话小说集的刊行当时就有近百种之多!据今人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载,也有五十余种,这自然还不是其全部。

整个说来,以冯梦龙和凌蒙初的“三言”“二拍”为先导的明清短篇白话小说热,当然较之于宋元话本小说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思想内涵着眼,这些作品尽管参差不齐,良莠杂陈,但所反映的现实生活,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都有所拓宽和加深,作为审视的对象进一步的大众化、平民化和世俗化,商人、小贩、店员、士卒,小知识分子、低级官吏、倡优妓女巫医等市民阶层毫无愧色地登上了文学殿堂,成为白话小说的绝对主角,而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的一些琐屑小事,情感纠葛,恩恩怨怨,自然也就是小说的重要内容与基本情节。语言的通俗生动,故事的曲折有趣,都与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与艺术趣味完全合拍。一句话,这些短篇白话小说的最基本的特征是以适合于市民阶层的审美追求的艺术形式表现了发生在市民